

# 燉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

## 孫楷第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三四五一號卷子，首尾文句殘破不完。記安西回鶻投款而中變，侵犯唐境。（文云：早向瓜州欺牧守，似投款瓜州，又云引旆奔衝過狄泉似犯肅州酒泉也，）尚書破之，降其首領。虜回鶻千餘人。表聞天子。天子以回鶻子孫流落，旅居安西，不能堅守盟約，信任諸下，輒此猖狂（原文作子孫流落□□□西不□堅守□□□信任諸下，今以意逆之，）然義不伐亂，宜厚遇之。乃遣使宣撫回鶻。復命散騎常侍李甫，□（當是內字）供奉官李全傳，品官楊繼璠等上下九使之沙州，詔賜尚書，褒獎之。尚書承命，卽縱生降回鶻使還。而天使返朝，才過酒泉，回鶻王子復領兵西來，營於西桐海畔。尚書復將兵討之，奏凱東歸。其大略如此。所以知爲安西回鶻者，以此本第十二行尚存安西二字，且記用兵在沙州以西也。西桐地名，張義潮變文記義潮征吐渾吐蕃亦經此地，云取西南疾路，信宿卽至。此本云回鶻王子領兵西來，尚書傳令出兵，不逾信宿，已近西桐，賊且依海而住。其頌讚有『猶猶從茲分散盡，□□歌樂却東歸』之句。知西桐在沙州之西，地有澤泊，且距燉煌不甚遠。而徧檢古地志迄無此名。其讚以桐與龍韻，又非誤字。蓋實當時地名而地志少見也。

至所稱尚書，當指張義潮姪淮深。何以明之？此文中篇末頌讚云：『自從司徒歸闕後，有我尚書獨進奏；持節河西理五州，惠化恩沾及飛走』。按：義潮以懿宗咸通八年二月入朝，朝命以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留京師。命其姪淮深守歸義。新五代史吐蕃傳及通鑑二百五十懿宗紀俱載之（今通鑑淮深作惟深。）此本稱司徒歸闕後由尚書進奏，正指其事。其稱司徒者，蓋義潮大中十年間曾官僕射，至咸通入朝之時已進至三公也。又燉煌本張氏勳德記（日本印燉煌遺書本，）爲淮深修造寺像而作，卽成于淮深之世。其文稱淮深嗣其父義潭爲沙州刺史左驍衛

大將軍。有治績。加授御史中丞，尋加授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太保（按義潮卒贈太保，）咸通八年歸闕之日，河西軍務封章陳款，總委姪男淮深，令守藩垣。以下敍其理河西之績，書云：加授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又書云：加授兵部尚書。云云。據此勳德記之文，知義潮歸闕後，猶遙領河西節度，而以淮深知留後。逮咸通十三年義潮卒，乃以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後又授兵部尚書。此本屢稱尚書，與勳德記合，可爲尚書即淮深之證也。又據勳德記，淮深父義潭與義潮同復河西官沙州刺史。先身入質，壽終於京永嘉坊私第。義潭歿雖不知何時，然淮深繼其父刺沙州，必在其父入質之後，乃大中時事無疑。勳德記於淮深授兵部尚書後總敍其榮遇云：恩被三朝，官遷五級。由宣宗下數至僖宗，適爲三朝。則勳德記之作已在僖宗之世。此本但云尚書，不悉爲何部。然頌讚云：『去歲官崇總馬政』，則謂加授太僕。云『今秋寵遇拜貂蟬』，則謂加授侍中或中書令。

（唐制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侍中中書令皆丞相官，較尚書爲高。則此本所記淮深加官事當在授兵部尚書之後，其討安西回鶻亦是僖宗時事矣。唯僖宗在位十餘年，此本成于僖宗何時，亦得言之否？按文讚天使之來云：『初離魏闕□霞靜，漸過蕭關磧路平。□爲遠銜天子命，星馳猶戀隴山青』。蕭關縣名，屬原州平涼郡。其地當隴道之要。舊書馬璘等傳贊所謂『璘等但能自守而不能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靈淪於左衽』者是也。新唐書地理志（三十七）原州下書云：廣德元年沒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廣明後復沒吐蕃。武州下云：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中和四年僞治潘原。（按潘原涇州屬）是涇州及以蕭關縣所置之武州於大中間收復者，至僖宗中和間因黃巢之亂復沒于蕃。今此本記天使經由蕭關，則其時蕭關尚未失可知。然則此本之作，以其記事推之，至晚不得在中和四年以後。或當在乾符中未可知也。

兩唐書記張義潮事皆甚略。至淮深守河西，唯新書吐蕃傳有『命族子淮深代守歸義』一語，全無事蹟可見。羅振玉氏補唐書張義潮傳於張氏事搜羅甚備，於淮深則僅據張氏勳德記書淮深嗣爲節度，加左驍衛大將軍，累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亦不著其事蹟。今觀此本，則淮深禦寇奏捷及朝廷使命往還之事，粲然滿帙。不特可補張氏一家之事，且關涉當時邊情國勢，其所讚敍有極足注意者。

今參考史籍，證以本文，標舉三目：（一）曰咸通間涼州之克復；（二）曰唐末甘州回鶻與安西回鶻；（三）曰唐大中以來沙州河西隴右之關係。以下各就本題委曲討論之。

## 一 咸通間涼州之克復

此本篇末歌讚頌淮深之功云：『南破西戎北掃胡』。胡謂回鶻，西戎謂吐蕃，語意甚明。考吐蕃自大中間部落分散，河西隴右州郡除涼州外，皆爲唐收復。其涼州克復，則遠在咸通之際。新書吐蕃傳書其事云：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通鑑繫此事於咸通四年，云：義潮自將蕃漢兵七千人復涼州，遣使入告。是涼州由義潮自將收復之，史書所記皆同，初無二義也。唯據此本所記，則克涼州者似爲淮深。如讚云：『河西淪落百年餘，路阻蕭關雁信稀；賴得將軍開舊路，一振雄名天下知』。按蕭關屬原州，爲要害之地，已見上文。原州不守，則通隴右河西之道斷隔。河隴不守，則通四鎮北庭之道斷隔：此大中以前之形勢也。然涼州在河西道之東境。涼州不復，則雖有關隴及其他河西州郡，河西長安舊路猶之不能通：此大中已復河隴後之形勢也。由是而言，則歌讚所謂開舊路者，必指復涼州事無疑。然敍事不屬之義潮而屬之淮深，則克涼州之役必是淮深首功，而義潮以使主居其名。雖於義不乖，而其事賴此本詳之。此亦究唐末河西事者所宜知者也。

## 二 唐末甘州回鶻與安西回鶻

舊唐書回鶻傳，稱開成末回鶻爲黠戛斯所破，部衆散奔。龐特勒（新舊唐書通鑑）凡特勤皆誤作特勒，今引諸書悉仍其原文，不代改正，下同，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投安西。又稱大中初安西龐特勒已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強，居甘州，無復昔時之盛云。按：甘州爲回鶻所并，事在唐末。新書二一六下吐蕃傳稱咸通後中原多故，甘州爲回鶻所并。新五代史七十四回鶻傳稱五代之際回鶻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以西州回鶻與甘州回鶻分言，不言其關係。若依舊書甘州回鶻乃安西回鶻龐特勒後裔之說，則當唐末安西回鶻有東徙甘州者，有留磧西者。緣分居二處，故五代時中國人稱回

鶻，有甘州回鶻西州回鶻之目：此姑以地爲分別，實非二部也。唯舊書紀事有可疑者：舊書回紇傳稱大中初龐特勒稱可汗，有磧西諸城；新書突騎施傳（二一五下）稱斛瑟羅（按：西突厥阿史那步真子），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龐勒（按當作龐特勒）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莎領，（即金沙嶺，山在今新疆吐魯番北，）衆至二十萬。又回鶻傳稱懿宗時回鶻大臣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是自大中初以至咸通之際，四鎮北庭之地，盡爲回紇所有，其轄地廣遠仍不失爲名藩，固非其他雜虜可比也。而據燉煌寫本張義潮變文及此張淮深變文，義潮爲歸義節度，屢破蕃渾及安西回鶻；淮深嗣立，亦屢摧安西回鶻之師，其英武不下於義潮。淮深卒於昭宗大順元年，（據燉煌本張景僕撰張淮深墓誌銘）則在大順以前，安西回鶻殆無內徙甘州之事。又李氏再修功德記碑植于乾寧元年，碑載義潮署李明振子弘諫爲甘州刺史，則乾寧初甘州尚未淪回鶻。唯哀宗天祐三年，燉煌人爲張奉撰龍泉神劍歌，始記張奉與甘州回鶻爭戰事。後梁乾化元年，沙州百姓上甘州回鶻可汗書，稱至今□□間遇可汗居住張掖，東路開通，天使不絕；近五年來，彼此各起讎心，遂令百姓不安。云云。（以上龍泉神劍歌，及沙州人民上甘州回鶻可汗書並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六號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引），則回鶻之據甘州，當在昭宗乾寧之後，哀宗天祐之前。新書『咸通後甘州爲回鶻所并』之語，稍嫌廣泛；實則僖宗一朝，雖中原多故，河西州郡尙屬完整，實未有異族攘據之事也。今按唐末諸胡盜據邊州者，多是內徙之胡，久居其地，值中國多事不能鎮攝，遂浸成強虜。如沙陀之居振武，因而據河東，浸假而爲後唐。黨項之居夏綏銀宥等州因世守其地，五代之君，皆不能徙。吐蕃唃末之居隴右河西，因而陷河湟諸州。蓋諸胡內附，居中國之地，伺隙乘釁，其勢甚便。又生聚蕃衍，根抵已深，州郡一旦爲所據有，即未易收復之。唐末諸州陷蕃，歷五代至宋仍不能克復者，其故以此。安西回鶻雖號強蕃，然距甘州甚遠，越國鄙遠，究非易事。觀河西五郡獨甘州爲回鶻所并，其餘四郡均不能有；則據甘州者疑非安西回鶻，而係回鶻夙居河西境內者。此徵之沙陀黨項唃末吐蕃諸族，可以信其不誤。且考之史籍，則回鶻之居河西，其歷史甚悠久；其佔據甘州，實非偶然者。則舊書甘州回鶻爲安西龐特勒後裔之說，實屬文字之偶疏，不可信也。

唐會要卷九十八紀回紇事云：

顯慶三年，以回紇燭龍州刺史吐迷度子婆闐授左衛大將軍。……婆闐卒，子比來栗代立。比來栗卒，子獨解支立。（按：舊書一九五回紇傳云，永隆中獨解支），其都督親屬及部落征戰有功者，並自磧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寶未取驍壯以充赤水軍。獨解支卒，子伏帝匐立，爲河西經略副使兼赤水軍使。（按：舊書回紇傳：嗣聖中伏帝匐），開元七年，伏帝匐卒，子承宗立。承宗爲涼州都督王君墓誣奏，長流瀼州而死。其部落猶存。

會要記回紇部落自磧北移甘州界於獨解支立之後，似謂回紇南徙即在高宗永隆後獨解支爲酋長之時。然永徽顯慶中回紇婆闐率其衆從漢兵平賀魯，又東征高麗，所向有功；其部衆之受唐官，居甘涼間，未必不在此時。則會要『回紇都督親屬及部落征戰有功者，並自磧北移居甘州界』一語，當總承上文，兼婆闐以下三世言之，非謂即在永隆之際也。新唐書回鶻傳（二一七上）記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南徙事云：

……比栗（即比來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按獨解支與武后不相值，其子伏帝匐立在嗣聖中，開元七年卒，正當武后之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次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顏利發與同羅羣等皆來。詔置其部于大武軍北。……

新書記回紇四部南徙，由武后時突厥默啜之取鐵勒九姓地，（回紇契苾思結渾，皆鐵勒九姓部落），與會要所載高宗時回紇部落因戰功南徙者不同；故不得認爲一事。然新舊書突厥傳均載默啜討九姓，九姓思結等部來降事，與新書回鶻傳所記默啜取鐵勒地一段極相似；但其事在開元初，不在武后時。如舊書云：

開元二年。……明年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衆來降。（新書突厥傳同，唯改『阿布思率衆來歸』，作思結等部來歸），

此開元三年事。舊書下文又載明年默啜之死云：

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獵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卒顏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仍與入蕃使

郝靈筌傳默啜首領至京師。

通鑑二一一開元四年：

六月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懸其首于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舊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按大武軍在朔州，開元十二年改爲大同軍），

默啜死及諸部來降在開元四年，通鑑舊書突厥傳新書玄宗紀皆同。新書回鶻傳記默啜死及諸部降事，但作明年，上無所係，實文字之疏。而其上文記默啜取鐵勒地，回紇思結等四部徙甘涼間；與新舊書突厥傳所載開元三年默啜討九姓，思結等部來降事甚相似。似爲一事。而文特標武后時，頗難索解。然據通鑑二一一，開元三年所書，『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通鑑書此事在九月之後十一月之前）冊府元龜九七四載（開元三年）十月己未，授北蕃投降九姓思結都督磨散大首領斛薛移利殊功契苾都督邪沒施等七部首領爲將軍，並員外置，依舊兼刺史。放還蕃。則開元三年思結等部來降，但授官而還，未嘗內徙。而新書回鶻傳載回紇思結等四部內徙居甘涼間：以此知新書回鶻傳所載，與新舊書突厥傳所載開元三年事並非一事。舊書一九九下鐵勒傳云：

（貞觀）二十二年，契苾回紇等十餘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盡，乃相繼歸國。

太宗各因其地土，擇其部落，置爲州府。……至則天時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在漠北者漸爲所併。回紇契苾思結渾部徙於甘涼二州之地。

此記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以則天時徙居甘涼間，與新書回鶻傳正同。以此知武后時確有四部內徙之事，不得以新書『明年助唐攻殺默啜』一語偶犯上文而稍涉疑惑也。

由上所說，知回紇等九姓部落，自高宗及武后時先後徙甘涼界，而唐常取其衆以充赤水軍。赤水軍在涼州。唐會要七十八節度使類：赤水軍置在涼州西城。武德二年七月，安修仁以其地來降，遂置軍。新書四十地理志涼州注：赤水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其軍使或以回紇酋長爲之，如伏帝匐以河西經略副使兼赤水軍使是。景雲以來，河西節度使每兼督察九姓使及赤水軍使；如楊執一王君龜崔希逸李林甫哥舒翰等皆帶督察九姓赤水軍大使銜。（楊執一銜見文苑英華八

九五張說撰贈戶部尚書楊君碑及會要七十八，王君墓銘見張說之文集十七左羽林大將軍王公碑，崔希逸銘見文苑英華四五二授崔希逸左散騎常侍兼河西節度副大使制，李林甫銘見唐大詔令集五十二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制，哥舒翰銘見唐大詔令集六十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西平郡王制），知當時重視其事。而九姓部落在河西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見之也。

回紇承宗事，亦見新書回鶻傳，舊書一百三王君墓傳，通鑑二一三唐紀。而通鑑所記始末稍詳。

初，突厥默啜之強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王君墓微時，往來四部，爲其所輕；及爲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人詣東都自訴。君墓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爲瀚海大都督。……

通鑑記此事在開元十五年。承宗旣貶，其族子瀚海州司馬護輸結黨數百人（張說之文集十七左羽林大將軍王公碑：俄而回紇內叛，以八九之從人，當數百之強虜），爲承宗報仇，襲殺君墓於甘州葦筆驛。懼罪，奔吐蕃。舊書回紇傳謂回紇殺君墓，斷安西諸國入長安路。玄宗命郭知運討逐，退保烏德健山。按：郭知運爲節度在君墓之前，繼君墓者乃蕭嵩，非郭知運。其說實誤。故通鑑不從之。至回紇懷仁可汗實護輸後裔。新書二一七上回鶻傳，稱護輸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天寶初，與葛邏祿拔悉密共擊走突厥烏蘇米施可汗。天寶三年，裴羅自立爲可汗，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詔拜爲懷仁可汗云云。是護輸實歸磧北，而其子始并突厥地爲名蕃。然護輸殺君墓，在開元十五年；裴羅自立，在天寶三年；中間相距十七年之久。而據通鑑及會要所載，承宗貶後，伏帝難嗣爲酋長，其部落猶存。唐天寶末且取涼甘界回紇以充赤水軍：則回鶻居甘涼者，殆未嘗隨護輸歸漠北本部。其開元間從護輸叛去者，不過數百人。舊書所載亦不盡合事實也。

新書四三下地理志載總章元年涼州都督府所轄回紇部落州三，府一。其目爲：

躡林州原注：以思結別部置。按：新書回鶻傳載貞觀中以阿布思爲躡林州。

金水州

賀蘭州按：契苾州。

盧山都督府原注：以思結部置。

舊書四十地理志載吐渾突厥九姓思結等部寄在涼州界者，有八州府。目爲：

吐渾部落

興昔部落

閻門府

臯蘭府

盧山府

金水州

躡林州

賀蘭州

所載盧山以下州三，府一，與新書同：皆九姓州府。其臯蘭府興昔部落，據新書四三下，涼州都督府所屬有臯蘭州，注云：以阿史德特健部置。有興昔都督府無注。

（按高宗時曾以西突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興昔部名疑本此），皆突厥州府。其閻門府新書四三下地理志吐谷渾州目有閻門州，隸涼州都督府。當與吐渾部落同爲吐渾州府。舊書記此八州府在涼州界共有戶五千四十八，口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是戶口本不多。然新舊書地理志所記蕃州大抵據高宗時版籍。及武后時突厥強盛，有回紇等四部徙甘涼間之事。開元天寶初因默啜之昏暴及突厥之亡諸部亦多內附。則至玄宗時河西蕃落當甚衆多，決非如舊書所記云云。今以他書考之，如會要新書俱稱唐常以回紇等部充赤水軍，赤水軍管兵卽三萬三千人。（舊書三十八地理志鎮兵注）又姚汝能安祿山事蹟載天寶十四載，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韻跌，朱邪，契苾，渾，躡林，奚堵，沙陀，蓬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潼關，以拒安祿山。（通鑑考異卷十四引按實祇十二部）就中十二部中，除西突厥十姓部落外，以鐵勒九姓部落爲多。又通鑑二一八肅宗紀至德元載載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

攻擊。上乃以周泌爲河西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云云。則雖天寶以後，回紇及九姓雜虜在河西者爲數仍不少，可斷言也。

至德之後唐之河西隴右盡淪吐蕃，回紇等部落之居河西界者，是否依舊？故書不詳載。今固不得臆測。然諸部皆回鶻種落，其在河西與吐蕃之關係，正不妨以回鶻本部說明之。按回鶻強蕃，爲唐與國，與吐蕃之爲唐仇者不同。當安史之亂，唐嘗資其衆以定河朔。及貞元以還，又利用之以牽制西戎。而回紇以親唐之故，亦數出師擊吐蕃。通鑑二三三貞元七年：

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尙結心。（舊書一九五回紇傳略同）。此時回鶻爲唐擊吐蕃，解靈州之圍，乃貞元四年和親之效。及貞元末，回鶻乃深入河西，據涼州而有之。通鑑考異卷十九引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所載朱邪盡忠事云：

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貞元六年，北庭之衆劫烈祖降於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按：居甘州南，以新五代史于闐傳高居誨記證之）。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按：沙陀十姓突厥部落，與回紇不同部）。今聞回紇彊，必爲內應。贊普將遷烈考之牙於河外。懿祖白烈考曰：吾家世爲唐臣，不幸陷虜，爲它效命，反見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率其部三萬東奔。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懿祖合餘衆至靈州。德宗因於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爲都督。（新書沙陀傳記盡忠東奔在元和三年，通譖同。此謂回紇奉誠可汗取涼州在貞元十三年，盡忠東奔在貞元十七年。按：奉誠可汗卒於貞元十一年，所記恐有誤。惟新傳通鑑俱不明載回紇取涼州之年，今姑據紀年錄）。

據此知回紇貞元中攻吐蕃有取涼州之事。其佔領涼州，歷若干歲時？何時復爲吐蕃所取？今不可知。然觀紀年錄所記，回紇以貞元十三年取涼州，至貞元十七年，沙陀朱邪盡忠懼其部爲吐蕃所徙，始率部東奔歸唐，則回紇之於涼州，殆非短期

佔領旋得旋失者。而吐蕃以失涼州之故，至以沙陀爲回紇部人，懼其爲內應，將徙其種落於他處；則事體重大非偶然挫敗失一城者可比。因疑其時回紇在河西界已有不可侮之勢力，其破吐蕃，據涼州，非僅決勝於一時，乃其勢力在河西伸張之結果。按：天寶亂後，吐蕃陷隴右，廣德後又陷河西。自是安西北庭路閉不通，且因河湟形勢以犯近畿，爲患最烈。然吐蕃所得者似止其州縣，其河西路，轄境廣遠，承平時列置蕃州，立軍鎮以統之，皆是諸蕃部落所居，吐蕃實未能有其地。（唐河西州郡，州境雖狹，而軍界甚廣，如赤水軍幅員五千里，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墨離軍在瓜州西北千里），而此等部落多與回鶻同種姓，易於接近。疑回鶻等部落之居河西路者，當與回鶻本部表裏。而回鶻因之以窺河西，取涼府。故吐蕃震懾憂慮，雖沙陀之爲所用者，亦疑其將爲內應，而欲遠徙之也。按：吐蕃頻年犯唐，多出隴右道，河西回鶻等部居河西路，於吐蕃對唐用兵原無大妨礙，其族帳居河西界，宜不足爲吐蕃重視。然其地介吐蕃與回鶻本部之間，若回鶻因其衆以擾吐蕃所領之河西南路，實爲吐蕃肘腋之患。而吐蕃自沙陀叛去，兵力稍稍減弱（新書沙陀傳），且連年內犯，未得大逞其志，遂亦稍厭兵革。及長慶初遂有請盟之事。新書二一六下吐蕃傳云：

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青塞堡，爲李文悅所逐，乃遣使來朝，且請盟。詔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明年，就盟其國。……是歲，尚綺心兒（吐蕃都元帥尚書令）以兵擊回鶻黨項。

此所稱回鶻，當指河西回鶻而言。觀此則吐蕃甫與唐訂盟修好，即移師擊河西界回鶻，豈非惡其逼，乘東路無虞亟欲驅除之乎？然吐蕃於河西界回鶻，似終未達其驅除之願。以新書他傳稽之，則太和開成之際，河西回鶻諸部固猶是居河西。蓋自長慶以來，吐蕃已漸衰替，（新書二一六下吐蕃傳於元和開成間書云：可黎可足立爲贊普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政益亂）。訂盟之後，與唐及本部回鶻皆無戰事，河西諸回鶻部落，自當安居其間也。

新書二一七契苾傳云：

……何力尙紐卒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太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按會昌中有契苾通爲蔚州刺史，乃何力五世孫)

此契苾部於貞觀中來附者，居甘涼間，至大和中始附於振武；然則大和以前此契苾部尙居甘涼間可知。其他回鶻等部自高宗及武后時先後徙甘涼者，史未載其來歸，則雖大和以後，猶居甘涼間抑又可知。然則河西回鶻等部，至德後非唐之政令所能及，其地亦非吐蕃所能有。其中唯契苾一部大和中爲唐誘附，餘部大抵遙倚回鶻，居河西界，未有變動。以諸書所記參互證之，殆爲事實。至開成末回鶻破滅，其漠北部落分散乃多有逃至河西者。舊唐書回鶻傳述其事云：

黠戛斯領十萬騎破回鶻城，燒蕩殆盡。回鶻散奔諸蕃。有回鶻相駁職者擁外甥龐特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羅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烏介爲可汗，南來附漢。……

回鶻西奔，一支投吐蕃。此吐蕃實指河西隴右之吐蕃而言。其烏介南徙近塞，不得逞。至會昌中部衆亦離散，有降幽州振武者，有投河西者。舊書回鶻傳記此事書云：

有特勒葉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

此吐蕃亦指河西隴右，故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三回鶻傳（七十四）書其事作

回鶻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

觀上文知開成會昌之間，回鶻部落經殘破之後往往徙河西界。然其徙何西者，未必以爲吐蕃可親，亦因其族落先有住河西者也。

回鶻徙安西者浸成大國，其徙河西者初附於吐蕃。如通鑑二四八載大中元年事云：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黨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按：此時唐尙未有河西道，所稱河西，殆指河曲言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

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是時吐蕃雖大亂，而唐尙未復隴右河西，故回鶻之居河西者，猶爲論恐熱所用。及大中五年以後，河西隴右十一州復爲唐有，唐之威令已及河隴全境，非大中初年可比。以意揣之，其時河西回鶻部落當羈縻於唐。然其與他蕃部及唐之關係，史籍

所載，殊不詳悉。唯新唐書二一八沙陀傳通鑑二五二僖宗紀載回鶻事數條，疑皆河西回鶻事。今具引於後。

新唐書沙陀傳記朱邪赤心事云：

……獻助平，賜氏李，名國昌。……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又寇天德，乃徙節振武。

國昌賜姓，在咸通十年。授振武節度使在咸通十一年（據舊書一九上懿宗紀及通鑑二五二）。此所記回鶻入寇當是咸通十年及十一年間之事。通鑑僖宗乾符元年記回鶻事凡兩見：

十二月黨項回鶻寇天德軍（新書九僖宗紀同。舊書十九下僖宗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黨項回鶻寇邊。不言天德，當係省文。按：乾符元年黨項回鶻寇天德軍，是時振武節度使仍爲李國昌。然距咸通十一年受命鎮振武，已五年之久。近吳氏唐方鎮年表以乾符元年爲國昌初任振武節度之年，蓋誤合新書沙陀傳及通鑑乾符元年所書回鶻事爲一事。）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肅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唃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肅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此條在十二月寇天德軍之後似宗肅還京師即十二月事）

通鑑乾符二年：

回鶻還至羅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以上所舉諸條前後相承，當互相關連。尋繹其文，似回鶻部落與他番部不能相安，因請唐冊立以鎮壓之。既不得遂所願，乃數擾邊境。沙陀素健鬥，爲九姓六州胡所畏（柳公綽語）朝廷乃畀李國昌節鎮以禦之。久之回鶻爲吐谷渾唃所破，失所依據，乃結黨項寇天德軍，欲保其地。（按會昌中回鶻烏介可汗請借天德城，不許，此覬覦天德，殆仍是烏介故智），唐冊立使至其國，而回鶻部衆逃遁，已不知所之。次年，其酋率衆款羅川。（按唐寧州貞寧縣，隋羅川縣，天寶元年改爲貞寧），朝廷乃賜絹帛拯濟之。其始末如此。依余之意，此諸條所記回鶻事，當皆屬河西界之回鶻，而非安西回鶻。因靈鹽與河西相望，唐末黨項居夏宥等州去天德及涼甘等州均不甚遠。而羅川在關內。以當時形勢推之，自以結黨項擾靈鹽寇

天德榆林入羅川者屬之河西界回鶻爲最近于情理。反之如認爲安西回鶻，無論安西回鶻强大，吐渾嘔末雜虜其力未足以動搖安西；即使挫衄，亦無逃至羅川之理。且以此燉煌本張淮深變文考之，變文所述乃中和以前事，與通鑑二五二卷所記回鶻事同時，據變文則此時安西回鶻屢犯河西，方與歸義軍爭戰不已，何嘗有破國逃散之事？則通鑑二五二卷所記回鶻事，乃河西界回鶻，實無可疑。其新書沙陀傳所載，亦可信爲河西回鶻。胡三省不察，乃於通鑑乾符二年回鶻條注云：回鶻大中二年西奔，至是方還。真不得其解矣。

通鑑乾符二年『回鶻還至羅川』之語，意義不明。觀上文元年載冊立使郗宗詣其國，會其國破，詔宗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掌之，還京師。則回鶻國決不在羅川。通鑑所謂還羅川者，蓋謂回鶻失國逃遁，至是內徙，駐牙羅川耳。然回鶻駐羅川似亦不甚久。因邠寧至五代至宋均爲中國州郡。徵之史籍，未有言『寧州回鶻』者，而甘州回鶻屢見于五代史。因疑并甘州之回鶻即通鑑所載寇天德徙羅川之回鶻。蓋其始也居涼甘界，與嘔末吐渾錯處，曾一度爲蕃渾所逐，而內徙羅川。後移帳近河西，卒得甘州：此亦理所宜有也。新唐書回鶻傳（二一七下）載昭宗時回鶻事云：

昭宗幸鳳翔。（按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叔帝赴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讐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

此事新書韓偓傳不載。通鑑二六三昭宗天復二年書云

（夏四月）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巳，偓上言：戎狄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中國所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以上新書通鑑所記回鶻請發兵赴難事，疑指河西回鶻而言。此時蓋已入據甘州矣。

甘州回鶻之爲舊河西回鶻部落，非自安西移來者；上文所論已詳。而遼史所

記，尚有足以證明吾說者。遼史卷三十天祚帝紀附書耶律大石西奔事云：

……先遣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毋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爲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爲遷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

耶律大石此書與安西回鶻，而所述實甘州回鶻事。遼史卷二太祖紀載此事云：

（天贊三年）十一月乙未朔，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毋主可汗。

天贊三年，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甘州回鶻可汗烏毋主此時自稱『遷國于此，十有餘世』。按回鶻并甘州，在昭宗乾寧以後。自後唐同光二年上數至唐昭宗乾寧元年，中間相距不過三十年，僅得一世，不得言十餘世。即上數至文宗開成五年回鶻爲黠戛斯所滅，其部落分投安西及河西吐蕃之時；相距不過八十四年，言十餘世亦嫌太多。若依會要所記回鶻部衆自高宗時內徙甘州界，則由同光二年上數至高宗顯慶永隆之際，中間相距二百餘年，則十餘世之說殆勉強成立矣。由是而言，則唐時回鶻部落之居河西，殆與唐一代相終始。其入據甘州，稱可汗，亦乘唐之衰自立，非於其地毫無根據，由他處來取之也。然則舊唐書稱安西龐特勤後嗣居甘州，其語宜作何解？曰：開成中回鶻已亡，龐特勤率十五部西奔，一支投安西，一支投河隴界。則開成末回鶻之投河西者，固是龐特勤部衆。且龐特勤旋稱可汗，爲回鶻共主，雄視西域。則龐特勤後裔之說，唐末甘州回鶻自樂稱之，中國從其說亦以龐特勤後裔稱之，固無不可也。又以耶律大石遺安西回鶻書例之，安西回鶻，自是龐特勤後裔；而書稱『我太祖至甘州詔爾祖烏毋主』。云云。唐末甘州回鶻可汗，在遼末既可目爲安西回鶻之祖；則中唐時安西回鶻可汗，在唐末亦何不可目爲甘州回鶻之祖？是故以種類言，則甘州回鶻安西回鶻同是葉羅葛氏之裔，其族既同，其後裔對於所互尊之祖即不妨通稱之。若以所佔之地域言，則甘州回鶻固與安西回鶻有別，據甘州者乃久居河西界之回鶻，而非安西回鶻：此不容混淆者也。

### 三 唐大中以來沙州與河西隴右之關係

唐之河西隴右，自天寶亂後，先後爲吐蕃所陷。歷百餘年之久，至大中五年，沙州人張義潮始克復瓜沙等十一州；至咸通四年，又克復涼州。於是河隴州郡盡歸於唐，在名義上悉復天寶之舊。此在唐末爲一重要之事，新書與通鑑俱載之。然河西隴右收復之後，其州郡情形如何，緣當時朝廷於西陲漫不加意，經營之事，既無所聞，求之史書，亦遂全不能得其梗概。此本記使臣到沙州後入開元寺拜玄宗聖容歎念燉煌百年阻漢，沒落西戎，尚敬本朝，餘留帝像。其餘四郡，悉莫能存。又云：甘涼口雉堞凋殘，居人與蕃醜齊肩，衣着□□於左衽。獨有沙州一郡，人物風華一同內地。天使兩兩相看，一時垂淚云云。此謂涼甘諸郡夷夏交居，與沙州情形大異。然據後來史籍所記，則五代時涼州情形更有甚于此者：文獻通考吐蕃考記後唐明宗時西涼留後孫超遣使來。明宗召見。稱涼州舊有鄆人二千五百人爲戍卒。

(按咸通間張義潮復涼州，發鄆州二千五百人戍之，見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三)今城中漢戶百餘，皆成兵之子孫。又言涼州郭外數十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云云。是則至後唐之時，涼州幾純爲吐蕃人蕃衍之地，而漢戶零落至此，殊可駭異也。按：唐河西隴右諸州以涼州爲最大，河西節度使治此。其節度副使則常以甘州刺史領之。據舊唐書地理志涼州戶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二，口十一萬二百八十一。甘州戶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二萬二千九十二。(以上天寶戶籍)，沙州戶四千二百六十五，口萬六千二百五十(以上舊戶籍按新舊書沙州天寶戶籍均缺)，是則以戶口而論，沙州且不及甘州，與涼州則相去遠矣。更以鎮戍兵考之。據舊唐書地理志及通鑑三一五玄宗紀天寶元年所書，河西節度統鎮兵七萬餘人。其軍如赤水，大斗，建康，寧寇，其守捉如白亭，(按白亭守捉，天寶十四載爲軍)，張掖，交城，烏城，蓼泉等，皆在涼州甘州界內，不下數萬人。而在沙州者不過城內豆盧一軍，管兵四千三百人而已。夫沙州之於涼州甘州，戶口戍卒相去懸絕如此；其經天寶亂後先後爲吐蕃所據又同；顧何以陷蕃百年之後，沙州則張義潮藉之以驅逐吐蕃，因而盡復河隴諸州，其子孫世守垂五十餘年；自五代以還，曹氏襲其餘蔭保有瓜沙二州者又百餘年之久；而涼甘等州方大中吐蕃衰亂之時已不能自拔，及其歸唐仍

雜戎俗，浸假爲蕃戎之境者，其故何歟？余今以私意試爲解說於下：

按唐之盛時，重兵多在西陲。自隴坻以西以至四鎮北庭，屯戍相望。其牧監倉蓄之制，均極講求。以之鎮攝蕃胡，故常處於不敗之地。及羯胡亂作，盡徵河隴精銳入援，於內地置行營。吐蕃乘中國之虛因次第盜據諸州而有之。隴右先陷，河西繼之，四鎮北庭最後。至河西涼甘肅瓜沙五郡陷蕃之年，元和郡縣志所載如下：

涼州 廣德（代宗）二年陷蕃

甘州 永泰（代宗）二年陷蕃（按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曆）

肅州 大曆（代宗）元年陷蕃

瓜州 大曆（代宗）十一年陷蕃

沙州 建中（德宗）二年陷蕃

其蠶食次第由東而西；凡方向逐漸西移者，其攻陷時期亦與之俱後。蓋蕃戎狡猾，取切斷政策，以絕中國之援。至涼州之陷，舊唐書吐蕃傳（一九六上）書其事云：

廣德二年，河西節度使楊志烈被圍，守數年，以孤城無援乃跳身西走甘州。

涼州又陷於寇。

通鑑二二三代宗紀廣德二年十月記僕固懷恩引吐蕃回鶻由靈武進逼奉天，兼敍此事，較舊書爲詳。據通鑑所記，知當時志烈守涼州不唯孤城無援，且曾分兵躡僕固懷恩之後以解京師之危。其兵旣爲懷恩所敗，涼州遂愈不能守。今具錄其文於左：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反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

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按志烈爲沙

陀所殺乃明年永泰元年十月事，見舊書代宗紀，通鑑附書之）。

志烈既死，河西失其統帥。朝廷乃遣使巡撫河西，兼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

（按此殆天寶亂後，諸州長史多缺而不補，至是請置之，蓋非常之時，慮刺史有失，

可以長史領州事也，迨大曆元年，楊休明繼爲河西節度使，乃徙鎮沙州。

通鑑二二四代宗紀：永泰元年閏十月，郭子儀入朝，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

又同卷：大曆元年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

新唐書卷六七方鎮表：大曆元年，河西節度徙治沙州。

是沙州當大曆元年已取得涼州之地位。然甘州肅州復相繼於是年陷落。則其時河西節度所領不過瓜沙二州。然軍帥以二州之地與勁虜相持，至十年之久。至大曆十一年瓜州復陷，而沙州一州爲唐固守者猶五六年，至建中二年始力屈而降。當時軍將之忠于爲國，不屈不撓，誠可矜式也。

由上所說觀之，沙州陷蕃，後於涼州者將二十年；後於甘肅二州者亦十餘年之久。以情理揣之，當大曆元年節鎮西移，其鎮戍諸軍必多有隨至沙州者。其涼甘肅瓜等州人民西走沙州者或亦不在少數。如沙州文錄所錄吳僧統碑記僧統父吳緒芝事云：

皇考諱緒芝，前唐王府司馬。揚旌鎮遠，授建康軍使二十餘載。屬大漠風煙，揚關（疑當作陽關）路阻，元戎率武遠守燉煌。警候安危，連年匪懈。隨軍久滯，因爲燉煌縣人也。復遇人經虎噬，地沒于蕃。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勢。屯邭若此，猶鍾儀之見繫，時望南冠；類莊舄之執珪，人聽越響。方承見在之安，且沐當時之教。曲肱處于仁里，靡踐公門。……

按建康軍管兵五千三百人，在甘州境。新書四十地理志：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山北有建康軍。證聖元年王孝傑以甘肅二州相距迥遠，置軍。此碑記緒芝爲建康軍使，值元戎率軍遠守燉煌，隨軍久滯，因爲燉煌縣人；可爲涼州失陷後揚休明移鎮沙州，曾發建康軍往戍之證。按唐鎮兵之制，大者爲軍，小者爲守捉。河西節度所統，凡九軍八守捉。除豆盧軍在沙州城內外，餘皆在涼甘肅瓜境內。建康軍旣移戍沙州，其他諸軍當亦有西徙者。然則沙州因節度之來治及涼甘肅等州軍民之移徙，其鎮兵戶口之數視承平時當反有增加。在沙州未陷之前，燉煌一郡實爲河西人民保聚之地。此其異於其他諸州者也。

然卽沙州爲吐蕃攻下之時，其所遭命運亦有勝於他州者：新唐書二一六吐蕃傳  
載周鼎（時以節度領州事）及閻朝守城事云：

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徒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闔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諱曰：苟毋徙它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韓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按吐蕃所破州郡，皆毀其城郭廬舍，棄羸老虜丁壯而去。所俘分隸諸蕃部，質其妻子，厚其財貨，反驅迫之以寇中國。新舊書吐蕃傳所記甚詳。其犯近畿如此，其於河隴州郡，當亦無二致。據新書此條，則沙州以閣朝之約，其人民得不徙他境。雖勢窮力屈，隸屬吐蕃，而人民固猶是中國之人民。其風俗未改，種性猶存：此與其他州郡又有不同者也。

燉煌本梁乾化辛未沙州人民上甘州回鶻可汗書述沙州舊事云：  
沙州本是善國神鄉，福德之地。天寶之年，河西五州盡陷，唯有燉煌一郡不曾破散。直爲本朝多事相救不得，□沒吐蕃，四時八節些些供進，亦不會輒有移動。（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六號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引）  
河西諸州陷蕃，唯沙州人民得保全；他州則殘破之餘人物蕩然。觀新書及沙州人民上回鶻可汗書，可以知之。然則自大曆貞元以來，沙州不失其故，猶爲漢人生聚之地。而他州則漢人已失其主要地位，漸以吐蕃雜虜易之，與沙州正相反。此點既明，則此本所記『沙州人物風華一同內地，而涼甘諸州雖蹀凋殘居民與蕃醜齊肩』者，爲不足怪矣。且沙州人民之偶得保全，其影響於後世者，不僅一郡之繁華而已；卽河隴州郡之得恢復，亦全基于此。據新書吐蕃傳載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

英歸唐。一日，帥衆（帥字據通鑑補）擐甲謀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通鑑三四九宣宗紀記義潮以沙州歸唐在大中五年正月；記義潮略定十州以十一州圖籍入見，即在是年十月；去沙州之復，相去不過數月。是隴右河西百年陷蕃，取之猶如反手，可爲非常之事。非義潮之勇略，固不能如此。然隴右河西十有九郡，何以他州不能乘吐蕃之衰率先自拔？而義師之起必始于沙州。以情理測之，必因沙州漢人衆多，吐蕃自知不能守，因委之而去。而義潮徵兵整武，得以略定諸州，亦全因沙州多中國人爲所用之故。然則沙州之收復與十郡之略定，皆可認爲民族意識之表見，不可以義潮爲首領之故盡認爲義潮一人之功也。

新五代史七十四四夷附錄三于闐傳載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于闐歸，述所經行之地云：

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至涼州。自涼州西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至肅州。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

據居誨所記，所經河西五郡，甘州爲回鶻牙，其南有沙陀；肅州西爲吐蕃界；而瓜沙二州多中國人。（按瓜州陷蕃，在大歷十一年，後于涼甘肅者十餘年），然則曹氏自五代以來，保有瓜沙二州，處羣虜之中而能不失其地者，亦緣瓜沙二州多中國人，非盡關守衛之術也。

由上所說言之，則沙州一郡，大中時張氏藉其民以復河隴十一州；五代以還，曹氏藉其民以保二州之地；其所以致此，則因天寶亂後河西隴右淪陷，他州多爲吐蕃殘破，而沙州人民因刺史閻朝與吐蕃之約獨得保全故也。夫河西隴右之陷，在州則十有九郡，民則百萬；以沙州下郡，軍民合計不過二萬餘人，其偶然保全不至分散者，其事亦可謂小矣。然而卽因此一州之故，使百年陷蕃之河西隴右十一州郡一旦復爲唐有，以張氏之支持，邊疆無事者歷四朝五十年之久；其後曹氏繼之，處羣虜之中，

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

保有二州之地，歷五代至宋又百四五十年，至皇祐後始爲西夏所滅：斯則因沙州一州之故使唐宋間中國人在河西歷史綿延至二百年之久，此在中國歷史上固一極堪注意之事，不得以小事目之矣。